

消费者吐槽“黑代驾”宰客、接私单,司机苦恼平台派单少、抽成高、权益难保障

代驾司机如何不再“黑”?

阅 读 提 示

随着醉驾入刑及互联网代驾行业迅速发展,酒后找代驾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但不时遭遇“黑代驾”宰客、接私单等经历也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对此,代驾司机吐槽平台派单少、抽成高并有严苛条约的同时不保障其权益。专家建议,明确代驾市场监管主体,明晰平台的权利和义务,平台要对劳动者承担底线性的权益保障。

本报记者 唐姝 文/图

日前,湖北市民陈女士使用代驾服务,5公里行程竟收费70元,事后发现自己可能遭遇了“黑代驾”。此话题迅速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带来人们对代驾行业规范的关注。“黑代驾”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如何促进代驾行业良性规范发展,保障从业人员权益?《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难以分辨的“黑代驾”

随着醉驾入刑及互联网代驾行业迅速发展,酒后找代驾成为不少市民的安心选择。与此同时,类似湖北陈女士遭遇“黑代驾”宰客的“不安心”也并非个例。

3月20日凌晨0点40分,记者在北京簋街一家餐馆门口看到有几名穿着不同平台马甲的代驾正在等活儿,他们并非等候系统派单,而是看到有客人便迎上去询问是否需要代驾服务。其中一名代驾看到记者略有迟疑,便主动出示了工作证件,并表示“可以走平台报单计价,也可以一口价120元”,当记者指出此行程在平台上的预估费为98元时,对方表示,“预估费与实际费用有出入,像您到北五环按平台打表计价最终大概在

130元左右”。

老家河北沧州的代驾平台司机李北不赞同这个说法,“这是蒙您呢,一般预估费 and 实际费用出入也不超过20元。”他告诉记者,在餐馆、酒吧、KTV等地点都有固定的“黑代驾”,专门在午夜接私单,因为挣得多,无论去哪都是200元起步。“基本都和店里的员工有合作关系,每单给他们分提成,甚至不让我们平台的司机靠近,只能远远地等着。”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顾客为图方便,省去在平台下单并等待的麻烦,更愿意找街边随时待命的代驾。此外,有不少非正规代驾也穿有代驾平台的统一着装,一般顾客很难分辨真假。而这样的代驾装备在电商平台很容易买到,还可以定制logo(图标),有买评论表示收到的马甲和尾箱垫与公司的一模一样,logo颜色甚至边条纽扣都一样。

派单少、抽成高,绕过平台接“私单”

“今天一共才接了4单,而且都是38元起步价,没挣什么钱。”3月21日晚上8点,北京安定门一家饭店门口,代驾平台司机山西人刘师傅向同伴抱怨道。

记者了解到,平台会根据距离优先派单,因此刘师傅们常常守在饭店聚集的街道。此外,派单率还和代驾司机的等级挂钩,李北所在的平台共分为5个级别,级别越高,派单优先权就越高。能否升级,则要综合司机的贡献值(跑单量)、活跃值(在线时长)、好评值。有时候为了保证贡献值,李北需要用自己另一个手机下单再自己接单,骑电动车走完一公里左右即可完成订单而平台并不反对这样的“刷单”行为,“因为每一单平台都会从中抽取25%的提成,当然希望订单越多越好。”李北说。

派单少、抽成高,也让不少代驾平台司机都有绕过平台接“私单”的经历,而“私单”也会多收一点费用,“比如80元的单子

管顾客要100元”。有代驾司机如是说。刘师傅坦言自己也走过“私单”,尤其是赶上恶劣天气,“前段时间北京寒潮来袭,顾客在平台很难下单成功,因为很多平台司机都不上线,而是跑到饭店门口自行接单,基本都是一口价”。

李北还透露了一个情况,不少所谓的“黑代驾”原来都是平台的代驾司机,发生违章、事故、被顾客投诉等情况都会受到平台处罚甚至被永久屏蔽,这些无法在平台接单的代驾就只能接私单。

行业难规范,谁来保障代驾司机权益?

晚上8点到次日清晨6点是李北每天的工作时间,3年前从兼职转为全职代驾,几乎从未休息过,每月能挣一万多元的他很知足,“我来自农村,没什么学历,能挣这么多钱已经很好了。如果没有平台,全靠趴活是很难的,有时甚至一天都不开单,还面临和顾客价钱谈不拢、产生冲突的风险。”和李北一样的人不在少数,据滴滴发布的2020代驾行业发展报告显示,该代驾平台上47.8%是家庭唯一就业人员,70.6%是进城务工人员。

与此同时,代驾司机们依赖于平台所带来的可观收入,也不得不忍受平台设定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不少司机表示,平台无故扣除司机服务费,即使是因客户自身原因被投诉也要面临处罚,且申诉过程十分繁琐,成功率极低。

对此,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目前对于代驾行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网络代驾平台制定违约责任性质处罚的相关规则,原则上讲,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消费者和代驾人员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在平台与司机的协议中,平台有权对代驾服务进行质量监控,但不对代驾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或争议承担责任,这也引发了



3月24日晚上8时30分,代驾司机聚集在北京东城区的一家饭店门口等候接单。

另一争议: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是何种劳动关系?司机的权益又该谁来保障?

李北告诉记者,虽然每一单的抽成中都包含了一份保险,但是很少有人会通过平台进行理赔,“一两千元的赔偿我们就会自己处理,一旦通过平台理赔,就会被关闭账号,半个月不能接单十分不合算。”同时,他也担心自己的社保问题,“现在只能自己交社保,如果平台能给交一部分就好了,哪怕是扣点钱呢?”

2015年全国首例涉代驾软件事故案的判定结果是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是雇佣关系。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肖竹看来,“无论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用工主体都应当对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提供保障。根据‘谁收益,谁负责’这一基本原理,平台要对劳动者承担底线性的权益保障。此外,相关部门需提高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视,处理好短期就业弹性与长期就业安全、社会稳定的关系。”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研究员曹荣则建议,要从政策层面上明确代驾市场监管主体,明晰平台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相关平台企业准入和退出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同时也要畅通从业者利益诉求的渠道。

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

本报讯(记者甘哲)中国邮政快递报社3月22日发布的《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超四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不超过200件。

据悉,在“时光的温度2021快递之夜”上发布的《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与往年的报告不同的是,今年的调查报告增添了快递员“从业满意度”调查。

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采取网络电子问卷方式进行,有效样本19260份,其中快递基层网点管理者和快递员分别占29%、71%,调查范围涵盖11家全网型邮政快递企业。

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快递员的主力是“80后”和“90后”,比例分别为42.81%和41.74%,3年以下快递从业经历的人员占到了61%。从派件数量来看,超四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不超过200件。

末端的创新,使快递员派送效率大幅度提高,每日派送超过600件的占比超过了1个百分点。从收入水平来看,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占1.3%。

从投诉处理满意度来看,基层网点中,1/3对总部处理各类投诉的结果表示基本满意,约18%表示很满意;快递员中,对公司处理投诉的整体满意率超过七成。

在从业环境满意度方面,51.76%的基层网点和63.86%的快递员对所属快递品牌表示“有信心”,近九成快递员对所属网点有较好印象。



3月23日,泗洪县龙集镇虾农在大棚内捕捞小龙虾。

近年来,地处洪泽湖畔的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在大棚内反季节养殖小龙虾,较长的生长期使得小龙虾肉质更好。小龙虾3月中旬开始上市,养殖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新华社发(许昌亮 摄)

大棚龙虾捕捞上市

G 打工前沿

邓崎凡

把苦难写成诗。

对50岁的河南农妇韩仕梅而言,苦难是生活的主色调,写诗则成了她在沉重生活里呼吸新鲜空气的透气孔。

“心累化作一缕烟/飞向那高高的蓝天……阳光透过云层/它告诉我/我被乌云遮的时候/也会奋力向前/给你带来一丝的温暖”“我吃了女人吃不了的苦,遭了女人遭不了的罪,我很无奈,每天还得面对朝起暮落”……在快手上,韩仕梅发布了100多首作品,是她对自己生活的“提纯”。

出生后,韩仕梅差点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溺死;读书时,尽管成绩很好,但初二读了一半就被强迫退学;19岁那年,家人收了3000元彩礼,强迫她嫁给一个智力有轻微障碍的

男人;成婚后,还债、盖房、照顾家小,几十年来,韩仕梅难有喘息的时间。

这是生活的汪洋里,一个小人物苦苦挣扎的故事。韩仕梅的苦难不是惊天动地的离奇情节,而是钝刀割肉般的日积月累,每增加一天,她承受的就多一分。

在生活这张粗砺的砂纸的打磨下,韩仕梅“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这位上学只上到初二的农村妇女,在沉重得难以呼吸的生活中,还在想“灵魂”的事情。

上小学5年级时,韩仕梅就能“凑出一首诗”,辍学后,她在娘家得空还能看会儿书。婚后,她再没读过什么书。2020年4月,韩仕梅用儿子淘汰的智能手机点开快手,看到有人写诗,她摸索着写了一首发上去。

尽管把自己写的东西叫“顺口溜”,说自己在“瞎编”,但韩仕梅的每一首诗下面,都有好几百个点赞与评论。当地用带着浓厚

河南口音的普通话,为网友朗读自己的作品时。有网友留言:“诗人的声音一出,眼睛就湿润了。生命的韧性 & 张力,让我不得不赞叹,不得不去热爱它。”

生命的韧性与张力通过诗歌传递出来,动人心弦。一个没有读完初中的农村妇女,一个压抑到泥土里的人生,竟然顽强地开出诗歌的花来。那颗希望、善良和美丽的种子,在苦难的厚土中到底没有腐烂。

韩仕梅说,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自己常常做一个相同的梦,梦见自己继续读书,考上了大学:“后来老了,就不做这样的梦了”。如今,突如其来的关注,让韩仕梅忍不住再次回想,如果当初没有退学,一直把书念下去,自己会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现在的韩仕梅,是一家工厂的厨师兼打杂。每天清晨6点,她起床后便赶去工厂,给那里的工人做一日三餐,兼打扫卫生,每月2800

元。除此之外,她还要做各种农活、家务。

这哪里是一个“诗人”的生活,这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这是充斥着柴米油盐、酸甜苦辣的生活,人们被这样的生活折磨,也在这样的生活里心存希望地劳作。大多数人就这样地生活着,间或感慨和抱怨,终究归于习惯。

只有韩仕梅这样的人,把这平凡的生活写进了诗里。他们呵护生命之初的那颗种子,在漫长的人生中,等待有一天开花。韩仕梅的诗歌是她在生命空间给自己打开的一扇窗。平凡的人们,在厚重的生活里,希望也能有一扇窗能随时打开,迎接生命绚丽的光。

生活曾给韩仕梅带来苦难,但通过诗歌,韩仕梅正在与之“和解”。希望她的诗里,今后不再只有苦难,更希望万千困于生活的普通人,也有途径能与之和解。

农民工

周刊



责任编辑:甘哲

E-mail:grbnmgzk@163.com

怎么计算经济补偿?



打工者小何

2016年12月,我与某网络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我任项目经理,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工资为2000元。试用期满后,公司留用我,月工资为3000元。2018年1月,我的工资调整为每月4000元。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4月1日,公司不再向我支付工资。我只能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因为网络公司拖欠小何的工资,小何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网络公司应当支付小何经济补偿金。小何在网络公司工作时间为2016年12月至2019年4月1日,工作了2年零5个月。

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小何的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解除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小何经济补偿金4000元/月×2+4000元/月÷2=10000元。

仲裁人

计算经济补偿的普遍模式是:

工作年限×每工作一年应得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在单位工作的年限,应从劳动者向该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之日起计算。如果由于各种原因,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的,不影响工作年限的计算。如果劳动者连续为同一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但先后签订了多份劳动合同的,工作年限应从劳动者提供劳动之日起连续计算。



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为: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月工资是指劳动者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用人单位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

整理/制图 甘哲

武汉举行今年首场农民工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张坤 通讯员陈雪莹)3月21日,“春风行动”服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举行,现场有80余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其中市级农业龙头企业27家,共提供招聘岗位近5000个,吸引众多求职者前往参与。

“我想找一份采购的工作,今天的单位挺多的,选择面也比较广,来找工作有没有合适的岗位。”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退捕渔民杨先生说。

此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上,知名农业龙头企业的展位比较火爆,多数岗位对求职者的年龄、学历、经验等方面没有严格限制,部分岗位的年龄范围放宽到了50岁,同时平均福利待遇达到4000元左右,部分技术岗位月薪也能达到万元。

“今年是首次举办农民工的专场招聘活动,此次我们也创新了招聘形式,采用了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后期也会不定期举行这样的农民工招聘会。”武汉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邱培介绍。

据了解,为满足农民工求职者在“家门口”的就业需求,武汉市农业农村局与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组织人员对江夏区和洪山区的农民工点对点发送了此次招聘会的会讯,各区也在陆续组织相关类型的招聘会,活动将会持续到4月下旬。

此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旨在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积极搭建人岗对接平台,帮助用人单位招到更合适的人才,帮助广大农民工朋友找到更心仪的工作。